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五號

據

清·曾曰瑛等修李紱等纂
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影印

福建省

汀州府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33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汀州府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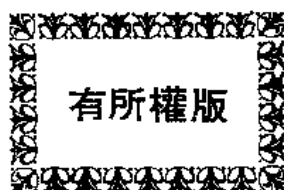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普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郡邑之有志。昉古列國史也。志。商經而翼史者。也。六經之道同歸矣。謂春秋獨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何也。哀鉞嚴勸懲。遠夫人而知之也。今夫自朝廷達邦國。凡敷奏也。批勅也。勘驗也。何事非言。何言非事。行之則勸懲在一時。輯之則哀鉞在千百世。甚矣史之爲事重也。語事於一郡。內外大小雖殊。至於登耗有數。興釐有時。彰善瘅惡有權。治人理幽有典。事之可存於簿書者。

所在充棟焉。揆以春秋之義。其散之六曹與屬邑者。雖實事總載以空言。及其彙而爲志。無空言不爲實事。而志且與史並重。作之匪易。修不其難乎。汀志終於肅皇帝之六載。迄于今山川尙多新闢。何論人事。益以年來疆場多故。兵食繁興。加派頻仍。官私交困。營理家者。事愈勞。則手口之登記。愈不容慢。此殘缺之亟在修舉也。余不佞技乏三長。而欲上下百十餘年之文獻。程往昔。而求茲如綆短何。惟是長吏窮年簿書。

志特其可大可久者。委之操觚家事。又義所勿安。廼取馬生上榮所爲續畧。與舊本參伍而錯綜之。考以八閩通志。採以八邑分志。登稗野之傳聞。發案牘之陳腐。再與紳衿之有識者。悉心討論。如裁腋爲裘。聚材作室。凡三易藁而志成。質之共事諸君。無異同也。僉揖余進曰。汀信史也。請弁其首梓之。余猶豫未決。既又喟然作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夫子之作春秋也。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尤上嘉乎史之闕文。且於不知而作之者。三自反焉。汀既培固陋而文明。則爲之志以表方隅之勝。大約善善長於惡。惡法之不得同於史。固也。或者謂江河日下。載籍孔多。統禔士女。偏多節孝之旌。箕裘子孫。善竊賢豪之幟。巧拙之名。實相蒙恬競之品行。互掩貴耳于目。信手爲心。若是者。有一焉。能無謬於有所試無所譽之旨乎。然則昔之於志。懼其文闕。今之於志。不更懼其文夸乎。所得而信者。曰此述之非作之也。抑縱與奪進退微顯。不佞與

諸士大夫國人之心相信而後筆之於書庶幾
以三代直道當四境風謠待熙朝作史者之採
擇云爾若夫披岩谷之險夷辨民俗之淳薄論
武備之堅瑕導其窾可以起事綜其變可以救
時又此中資治之本所不可使無徵也

汀州府舊志序

明 伍 宴

志別史之名也。筆削秉是非之公。褒貶嚴取予之正。無假借詭隨。公而不私。此修志之定法。倣春秋之大義也。可易爲之耶。當嘉靖丙戌之五年。我汀州大邦伯邵公有遒誕興文教。惠和政流三年矣。公餘作而歎曰。國無史。何以鑒治亂興亡。郡無志。何以知人情風俗。惓惓以修志爲任。已而憲使周公提學副使邵公銳意整飭兵備。憲食儲公又相繼踵之。公乃登晏于堂。囑曰。

汀州府志

序

一

子郡人其爲我修之。辭愈堅而委愈力。用是協同汀州府學訓導何雲庠生王惟傑李孟魁等。取先弘治十一年所修舊志。門類事體。悉遵成式。但道降俗殊。或有不合。於是細爲考閱。可者因之。否者革之。遺者補之。幽者闡之。善者進之。惡者退之。無實盜名者刪而正之。閏六月而草志成。志成公曰。是可梓也。子其序之。晏惟史志一也。顧一簡而一繁耳。何謂一。蓋志紀天文。藝野。卽史。天文志。志紀山川。城郭。橋梁。道路。卽史。

地理志。志紀土田貢賦。卽史。溝洫志。志紀名宦。

人物列女之屬。卽史。外傳志。志紀詩詞序記之。

類。卽史。藝文志。志紀甲第科貢。卽史。選舉志。若。

乃志風俗之淳澆。戶口之增損。則又君德世道。

所繫。得非本紀世家法耶。然史家者流。遷固尙。

矣。以良史稱。則曰華嶠。以不假借稱。則曰吳兢。

以直筆稱。則曰李延壽。晏林下散人。賦質庸下。

其于良史之才。愧前聞人多矣。安敢希名於志。

以圖不朽哉。雖然。抑有說焉。人有古今。此心之。

汀州府志

序

二

公則一而已。要之公筆削嚴褒貶。是曰是非。曰。非不少假借。而直筆不阿。吳兢此心。延壽此心。而晏未必非此心也。若乃徇情害公。褒貶失當。如魏收者。非惟不肖爲。而亦不敢爲矣。公欲鑒梓大備一汀文獻。其功豈淺淺哉。是舉也。予於通守楊侯太古。節推劉侯梅其。左右贊襄。亦有取焉。

汀州府舊志序

明安成劉震進士及第祭酒

汀州自唐有之州有溪南流入於海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故曰汀然稱州未稱郡天寶初雖改臨汀郡未幾復爲汀州州治自新羅徙白石至今因之蓋周之七閩地歷秦漢至晉始立新羅縣唐開元末開福撫二州山洞始置汀州宋隸福建路元改汀州路至國朝改路爲府始與福州八郡並稱矣方州於唐屬縣三曰長汀寧化新羅後折新羅屬漳州既路於宋益以四縣曰

汀州府志

序

一

上杭武平連城清流合而六焉然崇山複嶺俗尚武勇當深谷斗絕之處往往掛刀升層崖如履平地故正統成化間南順王師收戢山氓先後增歸化永定二縣又合而八焉夫山川既開氣化日盛上符聖神之治下昭守土之功顧豈偶然哉予同年金陵吳君文度憲之守汀幾九載政治民安環境內七百餘里獰獍稀聞廼閱汀志謀於掌教杜君觀光分教梁君鐔曰今之汀非昔之汀也益舊志而新之庸可緩乎二君

汀州府志

序

二

卽殫心共事備獵舊載悉以國史合八縣所上訂而刪之歷數月而新志成凡若干卷於是郡之建置沿革山川風俗制度文物官室學校與夫土產貢賦古祠異蹟詩文之屬彬彬具悉如指諸掌廼走簡南雍徵予序并餞諸梓惟地以時而闢以人而治必以文籍而傳故夏殷徵文獻孔聖式負版漢收秦府圖籍而盡知四方險易志可忽乎哉汀際文明盛世而有賢守臨之以人乘時地之闢且治也宜矣然觀風辯物昔好勇鬪而今習文事昔寡進取而今趨科名烟火始稀也今則鷄犬相聞無異中州瘴厲始熾也今則士類宦遊視爲樂土使無新志何以紀勝而示後徵此吳君所以屬意編摩而傾提臚分以底成功資二君焉予雖弗工於序奚容辭噫斯志也譬樂之合衆音以鏘鳴也而祝始之其音朴然序則祝也觀者羨洋洋之盛其無厭乎祝之朴也耶

弘治丁巳年仲秋修

重修汀州府志序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者列國之書諸侯之事也說者謂後世變史稱志自陳壽始不知壽蓋有微意存焉其稱三國者不與魏以統之正也其稱志者明乎魏非天子之事也特與蜀有宿怨削謚稱名是其褊心耳今考其書志紀傳共六十五卷名雖爲志實則史也至後世省郡方言乃微與史異史有美刺是非褒貶賞罰志則有彰善而無彈惡其不同

汀州府志

卷之一

李序

一

者一也史事繁而言鉅志事雜而言瑣其不同者二也史多言君道臣節志則守下不議上之義無敢一語及於朝廷所言者區區守土之臣之稱職與否耳其不同者三也若夫序事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體大思精義遠法備則志與史一焉史難而志亦豈易言者耶汀志修於崇禎十年距今百二十載矣官其土者有所不爲亦有所不暇而郡之能文章有操守者往往瞻顧桑梓之邦欲任勞任怨而不敢也如

是則典章文物土地人民聽其推移閭閻浸久

震設後之君子又何以考文而徵獻乎汀郡守

芝田曾公思郡志殘缺有不吝姑置也乃延孝

廉永福黃君惠南昌萬君祚東上舍生南昌李

君良燥張君時新建萬君承奕主其事摹漫漶

之廢版搜塵蠹之殘牘徵信於通志邑志採於

大夫士庶人之口其難其慎越一年而草志成

芝田走价數百里囑予整正而潤色之予惟芝

田之尊人慎齋先生生同鄉仕同地其忠盡經

汀州府志

卷之一

李序

二

濟有古名臣風予每入

告必以其名

聞乃出爲牧伯入爲星郎躋蹕輒軻終不竟其用今

長公於惠和政流之暇綱張目舉旋及夫志余

老矣喜見故人子之克世其業也故不敢辭乃

取草志繙閱之文直事覈信乎可傳之百世而

不朽也特以江原屬吾撫之山洞其山川土地

政事人物予頗習聞其要領因不自揣畧爲點

定以從當道諸名公之採擇且以復芝田曰公

知一志也其盡乎爲政之道乎仰觀天象則
思所以弭變而迎祥焉俯察地理則思所以增
高濬深設險而守固焉考風俗之得失賦役之
繁簡則思所以整齊而綏安之焉觀學校則思
禮教觀兵制則思和衷觀政事美惡人物盛衰
則思嚴取舍廣培植焉於以上報
天子下紹家學均於志乎取之又豈區區爲一郡徵
信之書已耶是爲序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秋中浣

汀州府志

卷之一

李序

三

賜進士出身 予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臨川李
紱撰

汀州府志序

太史公作八書班孟堅因之爲志十于律歷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諸類各爲一志人物則以紀以表以傳後代郡邑之志實昉于班而人物并以志稱自郡邑有志太史擇其要者以登于史卽周官外史所掌與大小史相表裏者也顧非擅才學識之三長足以黼黻休明潤色鴻業者卽欲加摭摭編摩而有所甚難汀於晉太康爲新羅地爾時轉徙靡常統

汀州府志

卷之一

單序

一

轄無定迄唐雍熙始隸福建路淳化以來或入籍江西行省或仍歸閩南版圖其間改路爲府變堡爲縣聲名文物之盛土宇版章之廣已逾曩日前明金陵吳君文度烏程唐君世涵因舊志散軼起而重新之嗣經兵燹之餘方策云燬無以昭茲來許夫我

國家深仁厚澤浹於百年戶口日增幅員愈闊汀州一郡駸駸然並全閩所轄諸郡而頡頏矣志顧缺畧不修是亦一方之憾事而守土者之羞

也太守曾君蒞汀三載政通人和復獨留心斯

舉爰捐貲藏事越兩歲而告成今以才賢調任東寧行有日矣彙帙此志索弁於余余取而披覽之首凡例以審厥端臚條目以綜其要戶役田賦優卹附也學校師儒書社列也著作富贍者傳文炳於日星也惠施馨懿者行義昭乎史藏也欽隱逸之堪仰則枝棲亦留厓冰雪之可風則蘭閨悉錄他若吳臺梁苑梵剎元宮則釐定于此攸嚴災稂莠苻風謠土物則編次有所

汀州府志

卷之一

單序

二

不濫至于星野疆域禋祀禮樂職官武備之原委周詳又皆其燦然而可觀釐然而有緒者也僉曰休哉於乎備矣夫承流宣化豈繫無人而興廢舉墜往往隳于因循而不之振今乃舉上下百十餘年之殘缺而補之俾大綱小紀較若列眉前言往行瞭如指掌于以仰佐

聖天子昇平之治而傳千秋金匱石室之採所係不綦重歟余適任轄軒故因厥請而弁其實于簡端云

乾隆十七年壬申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分巡巡海汀漳龍道按

察使司副使加一級前工科給事中

欽命巡視臺灣兼提督學政高密單德謨譔

汀州府志

卷之一

單序

三

汀州府志序

邦國四方之有志蓋不知其所始而周官小史外史實掌之然則尚已唐宋以還凡通都大邑荒陬遐裔靡不各有紀載勒爲成書所以昭一方疆索之廣狹山川之險易民數之登耗土田之腴瘠風尚之美惡官師之治行名賢之懿蹟微而方言逸事人職物變具著於錄雖不無純駁得失之殊其足以資攷鏡一也昔文公朱子每蒞郡甫下車輒稽討圖經用爲出政宣民之本則志之所繫詎不重歟臨汀爲郡壤接江廣山重水迅廣袤數百里爲閩南與區自宋逮明人文日盛我

汀州府志

序

德序一

朝德教涵濡至化翔洽汀之人既家禮樂戶詩書有以草其獷悍關健之習俗至於名材碩彥項背相望而鄉里自好之士亦多至不可勝紀猗歟休哉卽一郡以觀而全閩而天下可知矣若夫休養生息之久戶口蕃富汙萊盡闢豁除浮賦賑恤災黎

湛恩之霑被茲土者有加無已汀之人何其幸也夫

風會之日上

德澤之滂流皆不可以無述乾隆戊辰南昌曾君曰瑛奉

命來守是邦期月政成間徵郡乘則自

本朝百有餘年以來闕焉不修重懼宏綱鉅典日就放軼遂乃徵文考獻慎延儒紳畀以筆削之任閱歲書成請余一言弁其首詳觀是編義例謹嚴有條不紊

汀州府志

序

德序二

國家之典章制度良法美意粲然咸備洵可爲一方之惇史足以昭示來茲者也余雖未親履其境獲觀夫山川疆里風氣之清淑茲得循玩是編類仰遇之尤爲快矣曾君蒞鄞江五年百廢具舉惠政流聞至今方以績最調知臺灣云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級又軍功加四級紀錄十二次德舒序

序

壬申春僕以謬承 閩汀太守曾公龍山講席之聘自念薄植荒落不克報稱又覲不獲辭敦世講也入汀以來稔知閩汀爲人文淵數龜山先生桑梓在焉急欲遐稽靈蹟徵考文獻以廣嚮慕之私適郡稟編且成 曾公授以卒業兼命略爲檢校俾壽棗猗歟休哉甚盛典也乃得縱此大觀乎按是書爲永福黃廸軒孝廉等屬草又質定于同鄉穆堂前輩肅括典重炳炳

汀州府志

序

熊序

一

麟僕自揣固陋易敢續貂而芻蕘之詢又不敢不刮垢洗瘡以効愚誠間爲補闕拾遺共勦鴻雅 曾公殊不鄙棄以爲可參末議僕於是重感 曾公之謙懷若谷求詳且慎而益歎著述之難也聖人有言爲命裨謚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入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區區尺一必賴數君子慘澹經營而後立言無弊國受其福司馬子長繼父談修史記合兩世撰述之力迄有完書而褚少孫猶爲補綴若干首以

汀州府志

序

熊序

二

相彌縫後世或以爲褚不逮遷也夫褚之不逮遷也固矣然其志未嘗不善其思亦未嘗不苦今以巨靈之手揚摩天巨刃於前而令焦僥氏持七首毀之其不相及庸人孺子知之然當其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則摩天巨刃之才也惟巨靈能之而蒐逸免於蒙茸剔伏狸於邃窮又宜焦僥氏以身試之仄徑隘區尙可縱橫七首耳閩汀自鄭文寶作江表志及南唐近事得史家正法羅仲明賡注唐書亦爲鉅手著述宏裁後先接武

國初李元仲高才逸品不受羈勒寧化縣志一書直欲組范縵班不顧震駭流俗人耳目雖欲追蹤實難其力今 賢太守虔奉

天子命來撫循是郡政修人和之暇因廣采輶軒繪其山川裒其物宜齊其風俗準其貢賦訪求其先賢名詰勒爲盛典蔚爲大觀既得黃君輩與穆堂先生手定之僕何人哉敢曰討論耶敢曰修飾耶且敢曰潤色耶少孫之補綴或者萬一

庶幾是則僬僥之七首也揚巨刃者得毋返顧
笑之皆

乾隆十有七年歲在元熙涪灘小春中澣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年春弟鶴嶠熊爲霖頓首
拜撰

汀州府志

序

熊序

三